



380620

876.576
1004

复旦大学图书馆



克蘭麗蒙特

(法)哥諦藹著

周頌棣譯

張仲作畫



晨曦書社

1928



FUDAN JFZ0000061941E 復旦圖書館

兄弟，你問我可有沒有戀愛過。我戀愛過的。我的故事是一樁怪異的而且駭人的故事，我雖然是六十六歲的年紀了，即使在現在我還少敢去撥亂那個回憶的灰層。對你我可不拒絕什麼；但我不願講這樣的一個故事對任何缺乏經驗的心。我的故事的情節是如此怪異的，我少能相信我自己曾經實實在在是它們當中的一個主角。一種極簡單的邪惡的幻念的犧牲我保留

着可有三年多。我雖然是一個可憐的村牧師，我讓我所有的夜晚是在一個夢裏——上帝鑒之，這不過是一個夢呵！——一種極世俗的生活，一種地獄的生活，一個 Sardinaholmg 的生活。太自由地瞥了一瞥近在身旁的一個女人使我失去了我的靈魂；但結果叨上帝的福和我的守護神的幫助，我終於能逐去了統制着我的這個惡魔。我的日常生活好久交織着一種完全兩樣性質的夜間的生活。在日裏我是一個上帝的牧師，從事於祈禱和神聖的事件；在夜晚，從我闔攏眼的一剎那起，我變成一個年青的貴爵，一個高明的女人的鑒賞者，狗類，和馬類；賭着，飲着，和喃喃咒着；然在破曉我醒來的時候，這在我似乎是兩樣了，我想我睡着過了，我不過夢到我是一個牧師。這種臥遊病的生活在我只留存着某一段情節和某一句話，那是不能從我的記憶裏消滅去

的，然而從沒有真實地離開過我的教會的壁牆，一個人會想，聽我說，我是一個厭倦於一切塵世的快樂，變做一個教徒，想在為上帝服務中去結束一種暴風雨的生活的一個人，不會想我是一個卑謙的學習牧師，他在這個低級的教會裏漸漸老去，坐在樹蔭深處，連和當代的生活都絕緣了。

是的，我愛過，在這個世上從沒有人這樣愛過的愛過——用一種愚鈍的狂暴的熱情——如此暴烈地使我詫異它為什麼不至把我的心燒裂。呵，怎麼的夜晚——怎麼的夜晚！

在我早年的孩提時代，我就感到去向司教的一種呼召，因此我的一切學業都是趨向這個觀念的。直到二十四歲我的生活僅是一個延長期限的學徒。完成了我的神學科，我繼續接辦一切較輕微的事件，而我的上司認定了這是優秀

的，拋棄了我的青春，走到這個最後的嚴肅的階級。我的職務派定是復活週。

我從沒有走入世界，我的世界是被這學校和這學院的牆限止着。我知道一條路的模糊情形，那是叫做什麼“女人”的，但我從不讓我的思想掛住在這樣的一個問題，我生活在一種完全天真無知的狀態裏。一年兩次我只看到我的孱弱的老年的母親，而且在這幾次訪問裏是把我的唯一的親屬來包括外部的世界的。

我不懊悔什麼；我毫不感到躊躇，當我取這最末的無可挽回的步驟的時候；我是充滿着狂歡和焦躁。從沒有一個訂了婚的情人計算着緩慢的時間要更熱誠的了；才睡着只夢到我在唸彌撒曲；我相信在世界上再沒有比做一個牧師高興的了；我甯願拒絕去做一個王或一個詩人。我的野心不能容納更高的目的。

我告訴你這個，是使你明白我所遇到的是不能在平常情境中遇到的，而且使你了解我是受了一種不可解的魔念的犧牲。

終於偉大的日子到了。我走向教堂去，用一種如此輕輕的步調，使我幻想我自己是附着在空氣中，或者在我的肩膀上有了翅膀。我相信我自己是一個安琪兒，驚視着我的同伴們，因為我們有好幾個人，的陰暗的，猶豫的面孔。我全夜是在祈禱裏過去了，而且是在一種密接着幻念的情狀之中。這主教，一個嚴肅的老人，在我看來是依隨着他的永恆的天父，而我從這教堂的弧頂望到了天堂。

你明白那儀式的節目——祝福，兩種形式的聖餐會，用聖油膏沐手掌，於是與主教合着調的神聖的宣誓。

呵，魯力 (job) 真地說了，他宣布這個誠

謹的男子是一個從沒有和他的眼睛訂過一種契約的人！我偶然間舉起我的頭，那是直到現在是低垂着的，看見在我前面，如此密近地使我以為我能夠接觸到她——雖然她實在是頗有點遠地離開着我，而且是在聖所柵欄的另一端上面的，——一個出乎尋常的美麗的年青女人，而且穿著得有高貴的儀態。這在我似乎是障翳突然從我的青眼睛裏落去了。我感覺到我像是一個出乎意外地恢復了他的視線的盲人。這主教，是如此光明地，但這是一剎那以前，突然消滅了，蠟燭在它們的金檯子上暗下去如同曉間的星辰，於是一片廣無涯的黑暗彷彿充滿了整個教堂。這個動人的動物在黑暗後壁顯出分外的光照，彷彿像是或種神的啓示。她本身像是光耀地，而且比看到的還要光彩熠熠。

我低下我的眼簾，決意不再張開它們了，那

我可以不受外界的事物的影響，直到誘惑漸漸佔據了我使我很難知道我到底在做什麼。

在另一刹那，雖然，我重張開我的眼睛了，因為通過我的眼毛我依然望到她，全部是五顏六色地閃爍着光，而且圍繞着這樣的一個紫紅色的影子，像一個人注視着太陽所見到的一樣。

呵，她多麼美麗呵！最偉大的繪畫者，隨着理想的美走進美的天堂，從那裏帶回地球上真的曼度拉（Maodorra）的圖像，在我們的描摹當中從沒有，即使接觸到那個我看到在我前面的天生地美的真實。無論詩人的詩句，無論藝術家的畫版，不能傳達出她的任何影像。她頗有點長，帶有一個女神的形式的姿態。她的頭髮，有一種柔軟的美麗的色澤，在中間分開，從她的鬢角上滑流到後而，成為兩條波紋起伏的黃金流；她像是一個戴冕的皇后。她的前部的頭面，在它

的透明裏帶着微有點藍色的白淨，伸展它的勻平的闊度在她的雙眉的弧形之上，那眉毛是由于一種極怪異的單簡幾乎是黑色的，而且巧妙地浮凸出海綠色的的眼睛的感動力，成爲不能禁受的流躍和光耀。怎麼的眼睛！它們只閃動一下能決定一個人的命運。它們有一種生命，一種清澈，一種熱愛，一種潮潤的瑩瑩的光芒，那是我從沒有在人類的眼睛裏看見過的；它們射出光線像箭鏃一樣，我能夠清楚地覺到穿入我的心。我不知使它們輝耀的火焰來自天上或來自地獄，但可保證的，它總是來自兩個間之一。那個女人或者是神，或者是魔，或許又是神又是魔。可以保證的她決不會從夏娃，我們大衆的母親，的脇下產出的。最光亮的珠顆一樣的牙齒在她肉紅色的微笑中閃着光，而且當她的嘴唇每一次的彎動時，小小的陷窩發現在她可愛的

面頰的緞子做成的玫瑰瓣上。在顯出高貴的血族她的鼻孔的堂皇的外形有一種雅緻和驕傲，瑪瑙般的光彩在她半裸的肩頭的滑亮的皮膚上浮現出，和一串串又大又美的珠子——在顏色上幾乎和她的頭頸一樣的美麗——垂到她的胸際。她時時舉起她的頭，帶着顫動的姿態，像一條驚蛇或一隻孔雀，因而傳佈一種震動到繡邊的高領上，那領子圍住着它像一個銀織成的格子網。

她穿一件橙紅色絨的長袍，從她的寬闊壓邊的袖子露出無限美秀的貴族底手，而且如此理想底透明地，像是奧羅拉（Aurora，拉丁的司曉女神——譯者。）的手指，它們讓光線照過它們。

我能夠回想一切的這些情節在這個時候，如同它們是在昨天一樣的清清楚楚，因為不管

那個時候我有過的極大的煩擾，沒有一樣遁得出我；這陰影的模糊的感觸，在頰端的小小的黑斑點，在脣角不可見的毫毛，在眉間如絨的柔絲，在面頰上睫毛的顫動的影子——我能夠用可駭異的明澈的觀察力把每一樣都看得清清楚楚。

於是注視着，我感覺到在我心裏的關閉到現在門開開了，久已閉塞的竅穴變成完全明澈，透進不習見的景物的光輝；生命在一種整個底新異的狀態下突然使我看到了它。我覺得我剛才像產生在一個新的世界和一個新環境當中。一種可怖的苦痛開始纏夾着我的心，如同熾紅的鉗子。每一分鐘連續的時光在我忽而像僅有一秒鐘，忽而甚至于像一個世紀。正當這時候典禮是進行着，一會兒我覺出我自己遠離開那個世界了，在那個世界我的新產生的慾望是兇猛

地圍攻着它的門的。然而我說了“是”，當我要說“不”的時候，雖則我的內心的整個反對着用我的舌表現我的靈魂的衰瀆。那或許像是，許許多多的年青女子走到祭壇邊，在一種驚恐的神情中想堅決地去反抗欺騙她們的丈夫，然而沒有一個滿足過她的志願。那無疑地像是，許許多多的小沙彌戴上了面幕，雖然決意在被召喚去宣誓的時候把它撕成一絲絲的。一個人不敢這樣地在匆遽間造下如此大的一樁辱名敗節之事，也不敢欺負如此多的人們的希望。一切的這些眼睛，一切的這些意志像是壓下你去的一頂鉛帽子；況且，重量是如此恰好地造下的，一切事是如此澈底地在前安排好的，而且隨着一種如此顯明地不可改的形式，因此意志會服從環境的重量，完完全全地萎倒了。

當儀式進行着，這個不知名的美人的各種

形貌換過它們的表現了。她的目光初時是一種柔媚的；它換做藐視和抑制着的神氣了，彷彿連它自己都不能懂得似的。

用一種是夠去拔起一座山的意志的力量，我想勉力喊出我不願做一個牧師，但我不能說；我的舌像釘住在我的上脛上，而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去表示我的意志用否定的最少的字音。雖然是完全醒覺的，我感到彷彿是在一個夢魘的權勢下的人，他徒然想勉力地號呼出生命所依託着的一句話。

她似乎靈感到我所受着的苦楚了，於是，像是鼓勵我似的，她給我以洋溢着最誠信的許諾的一瞥。她的眼睛是一首詩歌；它們的一切的視線是一種歌聲。

她對我說：

“如果您是我的，我將使您比上帝在他的天

宮裏還要快樂。天使們將妒忌你。撕破你將要束住你自己的這件殮衣吧。我是美麗的，我是年青的，我是有生命的。來我這裏吧！互相地我們會戀愛。傑呵伐（Jehovah）能夠恫嚇您不得不捨此就彼嗎？我們的生活將是一個夢似的盪漾着，在一個永恆的吻裏。

倒去那杯聖酒吧，那您就自由了。我將領着您去不知名的島上。您將睡在我的懷裏在一頂銀絲帳下的一張堆金的牀上，因為我愛您，而且一定得帶您離開您的上帝，在他面前有許多高貴的心泛濫着愛潮，那是連他的寶座下的台階都流不到的！”

這些話彷彿流進我的耳裏成爲一首無限甜蜜的詩歌，因為她的目光是真實地有音韻地，而且她的眼睛所發出的東西回響在我的心之深處，有如活的唇把它們呼入我的生命裏。我覺得

我自己決意去反抗上帝了，然而我的舌幾械地充滿着儀式的一切虛套。美人給我以另外的一瞥，如此哀求地，如此絕望地，那快利的鋒芒像刺着我的心，我覺得我的胸脯比 ‘Our Lady of Scourws’ 的刀劍還要多的刀劍洞穿了。

一切都完結了：我已竟成爲一個牧師。

痛楚畫出在人類的臉上，從沒有和在她臉上的一樣的深刻。這個婦人她見到她所信託的情人突然在她的身邊死去了，母親俯憑着她的孩子的空了的搖籃，夏娃坐在天宮的門沿上，守財虜發見他偷來的寶貨變成一塊石頭，詩人偶然間讓他的最精采的著作稿落入火裏，不能形容出如此絕望地，如此無可慰藉地的一種目光。所有的血液已經離棄她的動人的面龐，使它比大理石還要白；她的美麗的臂膊無生氣地垂在她身子的兩邊，彷彿它們的筋肉在突然間弛

懈了，於是她想尋得一個柱子的依靠，因為她的柔軟的四肢幾乎是賣了她了。至于我自己呢，蹣跚地走向教堂的門，如死一般的(面色)灰白，我的前額浴在一種汗液裏，比喀耳伐來 (Calvary) 的血還多；我覺得彷彿我在掙扎着；屋頂像平壓在我的肩上，而且這在我看來，全屋子的重量像僅由我的頭支持着。

當我將要越過門區的時候，一雙手忽然捉住了我的手——一隻女人的手哪！我直到這時候從沒接觸過任何女人的手。這如同蛇皮一樣的冷，然而留存在我的手腕上的它的撫握，在那裏灼燒着有如被一塊熾鐵烙印過似的。這是她。“不幸福的人！不幸福的人！您剛才做了什麼事？”她在一種低低的聲音裏說出，於是霎時間在人羣裏不見了。

老年的主教在身邊經過。他對我拋下一種

嚴肅的究查的視線。我的面孔呈露着可想而知的最驚惑的容貌；我更次地轉紅轉白；眩目的光在我的眼前閃亮着。一個同伴看我可憐。他握着我的臂導我出去。我沒有幫助，將不能覓到轉回學院去的我的路了。在一條街的轉角上，當這年青的牧師的注意力一忽間轉到別方去的時候，一個黑奴，奇幻地裝束着的，走近我，毫不逗留地溜入我的手裏一本角上繡着金的袖珍書，同時對我做一做姿勢，要我藏過它。我把它藏入我的袖子裏，直到我發見只我一個人在我的囚牢裏的時候。於是我打開這個手卷。在那裏面只有二個頁子，帶着這字句，“克蘭麗蒙特。在康雪尼宮。”我在那時候同這個世界上的事物是如此少認識的，我從沒有聽到過克蘭麗蒙特，她是大名鼎鼎的，至於康雪尼宮我也想不出它坐落在那裏。我冒險過無數次的測度，愈測度愈不近

情理；但，其實，我少有想到她可是一個貴婦或是一個娼妓，因此我只有再見她一次。

我的愛人，雖然僅在一個鐘頭以內發生的，已經生下了不朽的根。試試看去拔掉它，我連夢想都不，我是如此完全地被征服了，這樣的一件事是不可能的。那女人整個地迷住了我。從她這裏的一瞥已經十足地更換了我的本性。她呼入了她的意志在我的生命裏，而我再不在爲我自己活着的了，是在她裏面而且爲她的了。我自投在許許多的妄想裏。我吻我手上的她接觸過的地方，而且一遍又一遍地反覆唸着她的名字，繼續了好幾個鐘點。我只需要闔攏我的眼睛，爲去清楚地者到她，彷彿她真實地存在一樣；而且我對我自己反覆誦着她在教堂的門口在我的耳朵裏說着的這幾句話：“不幸福的人！不幸福的人！你剛才做了什麼事？”我終於顧慮到我的地位的

十足的恐怖，於是那我剛進去過的境域的陰慘的嚴肅的法規轉對我清清楚楚地呈露出來。做一個牧師吧！——那是，守垂清貞，從不要去愛，不要注意性與年齡的區別，避去一切美的對象，熄滅一個人自己的眼睛，永遠把諂媚藏在或個教堂或寺院的寒森的陰影裏，除了要死的人不要去拜訪別人，侷守不知名的屍首，而且把黑袈裟 (Soutane) 永遠穿在身上如同他自己的一襲晨服，如此，就是這件你的衣服可用做你的棺木的一塊覆布。

於是我感到生命在我的內部升起，如同一個地下湖，擴張着洋溢着；我的血猛烈地躍過我的血管；我久束縛着的青春突然生出了活力，如同一百年放花一次的茄楠香因雷聲的一震驟地爆出花來。

我能怎麼辦呢，爲再一次去看到克 蘭 麗 蒙 特

特？我沒有什麼可以藉口，請求離開這個學院，我在這城內不認識任何的人。我在那裏一刻都留不住了，只等待我的副牧師職的委派，那是不久我一定會得到的。我試去搖動窗子的柵欄；但這是離地可怕的高，而我覺到如果我沒有梯子，將不用想這般的逃走。而且，再者，我能夠碰着任何機會算在夜裏從那裏下去了，而以後在錯綜分歧的街道中我將如何能夠去找到我的路？這一切的困難，在一般人是看作毫不足重要的，在我却是巨大的，一個纔在昨日第一次墮入戀愛的可憐的學徒，沒有經驗，沒有錢，沒有服飾。

“呵呵！”我在我的心的迷亂裏叫出，“我如果不是一個教士，我能夠每天看到她；我可以做她的情人，她的配偶。替代裹着我的這襲悲慘的屍衣，我定可有絲絨的衣服，許多金鏈索，一把劍，和許多美麗的羽飾，如同別的豪華的風流少

年。我的髮，替代被這個禿頭損了體面，會是捲波狀的飄垂在我的頸上；我會有一片塗了蠟的美麗的髭鬚，我將是一個風華的公子。”但在一個祭壇前一個鐘頭過去，幾句促急而清晰的辭句，已經把我擠出在生人的數目之外，於是我把我自己坐在我自己的墓石上；我用我自己的手攥住我的牢獄的門！

我走近窗子。天空作美麗的蔚藍色；樹已經著上了它們的春服；自然像在誇耀一種譏諷的歡悅。大地是充滿着人，有的去，有的來；年青的美男們和美女們一對對地閒蕩着，走向樹林和花園；快樂的青年們走過去，興致地環唱着醉歌的疊句——這都是一副活潑，有生氣，有精神、愉樂的圖畫，和我的悲哀和寂寞成爲一種傷心的對照。在門口的階沿上坐着一個年青的母親，在撫弄着她的孩子。她吻它的，玫瑰紅的還綴着。

牛奶滴的小口，而且爲了使它高興，造出許許多多神怪的單簡的童話來——那些童話像只有做母親的知道如何去創作的。父親是略離開點站着，對這可愛可喜的一團溫和地微笑，疊着手像去撫抱他心裏的快樂似的。我再忍不住這個景像了。我氣沖沖地關了窗子，倒身在我的床上，我的心充滿着可驚的憤怒和嫉妒，咬着我的指和我的被單像一隻十天沒得食的老虎。

我不知道在這樣的狀態中我繼續了多少時光，但未了，當我在痙攣的慌恨的癡狂狀態中在床上寫着字時，我突然看到塞萊賓教士，他筆直地站在室子的中間，在注視着我。我滿懷着羞愧，我讓我的頭垂在我的胸前，而且用我的手遮住我的臉。

“羅滿特，我的朋友，像有什麼在你的內心裏很奇怪地發散着，”塞萊賓宣說，靜默了數分

鐘之後；“你的舉動簡直是難分析的。你——常是如此耐心的，如此虔誠的，如此溫和的——你在你的籠子裏發性得像一隻野獸！小心些，兄弟——不要去聽魔鬼的煽言。惡魔，恨你永遠捨身給上帝，在你的四周巡掠着像一匹貪暴的狼，而且想用最後的努力來獲得你。代替讓你自己去被制服，備一身祈禱的鎧甲，一個制慾的盾，像一個英雄樣的去打敗你的仇敵；那你便算真克服了他了。道德一定要用誘惑來試驗，黃金從銷金師的手裏顯出更純粹。不要怕什麼。永遠不要使你自己去變成一個怯懦者。最謹慎最堅定的靈魂是每難免這樣的誘惑。祈禱着，堅定地，沉靜地，惡魔會離開你的。”

塞萊賓教士的話使我恢復了我自己，我略轉成平靜點。‘我來，’他繼續說，“告訴你的，你已經派定是 C —— 的副牧師了。擔任這個職的

牧師剛才去世了，主教爺吩咐我要你立刻去到差。預備吧，那末，明天出發。”我側着頭當回答，教士退去了。我打開我的彌撒書起手讀了幾首諭告，但字母漸漸在我眼睛下變做混亂而模糊，觀念的線失望地在我腦子裏糾纏着它自己，終于不自覺地書從我的手裏落下了。

明天動身，沒有再見她的可能，在我們當中已經有了的許多阻隔中間且去加添別的一種障礙，去永遠放棄能去會見她的一切希望，除了，的確的，由於一種奇蹟！即使寫信給她，阿啣！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我能夠差誰去送我的信？以我的牧師的神聖的身分，對誰我敢袒示我自己，我能夠信託誰？我變成最慘苦的焦灼的爪下物了。

隨後寒萊賓的關於魔鬼的技術的話突然間更我憶到；於是這次遭遇的奇怪的人物，克蘭麗蒙特的超於人間的美，她的眼睛的似燐的光，她

的手的烙印，她使我墮入的苦惱，當在一個瞬間我的一切的虔敬心消滅去時在我的內心裏的突變的進展——這些和其他的一切顯然地證實是惡魔的工作了，而且或許那輕毅樣的手不過是掩藏他的爪的套子。我對這些猜想充滿着恐怖，我重拾起這本從我的膝頭溜落在地板上的彌撒書，又獻身結祈禱了。

第二天早晨塞萊賓來帶了我走。兩頭騾子裝着我們的可憐的行囊在門口等着我們。他騎了一頭，我竭我所知地騎上了他一頭。

當我們經過城中的街道時，我注意地察看所有的窗子和洋台，希望着看到克蘭麗蒙特，但時候可是清早，城市還未十分張開它的眼。我的眼想去穿透我們在經過的所有廈屋的帳幔和窗幃。塞萊賓很效心地認為這種好奇是我的對建築物的欣賞，因為他寬鬆了他的牲口的步子，可

讓我從容地看看我的四周。末後我們通過城門而且開始要騎過山了。當我們達到山頂的時候，我轉過頭向克蘭麗蒙特居住的地方作最後的一瞥。一大片霧影臨覆在整個的城布之上；藍的和紅的屋頂的相反的颜色消滅在淡淡的同一形式裏，通過這個到處向上冒着像白色的沫塊樣的新燃着的柴火的煙。由於僅僅的一瞥的結果，一所宏壯的屋子，高出于還被蒸汽模糊地遮蓋着的隣近的一切建築，浮突出來，美麗又是光亮，給一條寂寞的太陽光線鍍上了金——雖然足有一里路的遠，但像十分近似的。它的建築的最小一點子都分辨着清楚——尖塔頂，平台（Peatforms），窗榻子，甚至連那燕尾式風信旗。

☉ “那是什麼宮，我看到在那裏聳峙着的，太陽照耀得全個發亮的？”我問塞萊賓。他用手罩住他的眼，朝指示方向看了，回答道：“這是康雪

尼皇賜給妓女克蘭麗蒙特的古宮。最不好的事情是在那裏做着！”

在那一瞬間，我雖然不知道還是一種真實，或是一種幻景，我在彷彿間像看見了一個端正的白色的人形沿着看台浮蕩着，這個閃了一閃便過去，像迅速地不見了。這是克蘭麗蒙特。

呵，她可知道，正在這向時候，非常熱狂地而且無休止地——從這條軀崎的路的頂上，這條路隔開我和她的，而且，這條路，阿喲！我將永遠再不能下去的了——我是對正我的眼睛在她住着的宮，而且一條愚弄似的太陽像把它帶近了我，彷彿在迎接我去住入那裏，如同是它的主公？可無庸疑的，她一定知道了這個，因為她的靈魂和我的靈魂互相連糾着是太靈感了，如果不覺得它的微細的情緒的顫動，而且這精微的同感一定是那鼓勵她爬上到——雖然只裹着她

的垂服——這看台的頂上的，在清晨的寒露中，
陰影籠住了這個宮，景子在眼睛裏變成祇
一個屋頂和三角牆的平靜的海洋，在那中間一
個巨大的波動是明白看得出的。塞萊賓催他的
騾子前進，我的立刻用同樣的步子隨着，而且路
中間的一組銳角終於藏過了S——城，從我的眼
睛裏徵遠藏過，似乎我在命裏注定再不能回到
那裏了。在穿過荒涼的村野的一次疲乏的三天
的旅行閉了幕的時候，我們看到我將要去供職
的禮拜堂的尖頂上的相風鳥在樹林上窺視，接
着趕行了幾條彎曲的路，傍有茅舍和小花園點
綴着，以後，我們發見我們是在房子的前面了，
那房子的確不多帶有宏麗的外貌。一個飾着幾
根嵌綫的牆門，二三條由砂石粗陋地鑿成的柱
子；一個瓦屋頂，有同柱子一樣的石頭的 Coun-
terforts（壁柱）——就祇這點了。在左邊臥着臺

生着長長的野草的葬地，在它的當中有一個大的鐵十字架豎着；右邊建着長老會堂，在禮拜堂的陰影下。這是一所極度簡單和冷清的房子。我們走入圈內。幾隻小雞在啄食散布在地上的一點麥子，彷彿慣熟于牧師們的黑色的常態，對我們的來臨它們並不表示驚駭，而且幾乎不騷擾它們自己去讓開我們的路。一種嘶啞的急喘的吠聲落到我們的耳朵，隨即我們看到一匹年老的狗奔向我們。

這是我的前任的狗。他有遲鈍而昏暗的眼，灰色的毛，和一隻狗能夠達到的最高年齡的一切特點。我輕輕地拍拍它，於是它立刻上來傍着我的身子穿行，含有一種不能形容的滿足的神情。一個龍鍾的婦人，她當過前任副牧師的管家，也上來會見我們，領我到一間小小的退堂裏之後，問我可打不打算留她。我回答我要照管

她，和這狗，和這些鷄雛，和她的主人在死時遺留給她的一切什物。對於這個她非常高興起來，而塞萊賓立刻付給她她所要求的一點子錢的工值。

不久我的上任是過去了，塞萊賓教士回學院去。於是我只賸一個人了，沒有人同着除了我自己，期待着來求援助的和商量的。克蘭麗蒙特的一個念頭又開始纏住了我，不論我怎麼樣的努力想去驅出它，但我常常覺到它呈現在我的沉思裏。一個黃昏，當我在我的小花園裏散步，沿着黃楊樹圍着的散步場，我在彷彿間像從榆樹林裏看到了一個女人的形像，她跟着我走，而且我看到兩隻海綠色的眼睛從樹葉間閃了過來；但這不過是一種幻覺，當我繞到花園的另一方面的時候，我不能尋着什麼，除了在鋪砂的地上的一個足印——一個如此纖小的足印，像是

一個小孩子的足做出來的。花園是被高高的牆圍着。我在花園的每一個角落裏都尋遍，但不能在那裏尋出一個人來。我從沒有繼續大思考過這段情事，這比之以後我所遇到的畢竟是算不得什麼。

有整整的一年，我住着是這樣，極小心謹慎地去盡我的職業的一切責任，祈禱着，齋戒着，竭我的力與病人以靈魂的援助，而且儘量的給與布施，常常連我自己的至少限度的生活的需要都剝奪了。但我在我的內心裏感到一種極淡的乾燥無味，慈悲的源泉像關出在我的外面。我從沒有覺到從神聖的使命的履行中會有快樂躍起；我的思想遠不是這些，而克蘭麗蒙特這個字永遠在我的唇際，像一句天成的疊唱詞。呵，兄弟，在這個上面多想一想！由于只有一次舉起我的眼睛看了看一個女人，由于一樁顯然很可赦

免的錯誤，我多年受着一種犧牲，到了最可憐的苦惱的地步，而且我的生活的幸福雖永遠被破壞了。

我可不再細說這些失敗，或細說這些常常跟着更可怖的顛覆的內心的勝利，且快講下去我的故事的事實。有一晚，我的門鈴是拖長地粗暴地響着。老年的管家起來開入那個生客，一個男子的形像，他的皮膚是深古銅色的，而且他奢華地穿着一種外國的服裝，他的腰帶上挂着一把短劍，在巴巴拉的燈光下現出。她當初驚了一驚，但客人使她壯起膽來，他說他想即刻見我，爲關於我的神聖的職業的事件。巴巴拉領他上樓，我在那裏剛要就寢了。這個不相識者告訴我他的女主人，一個非常高貴的婦人，是快要死了，想見一個牧師。我回答我打算跟他去，隨身帶着臨終時膏沐必要的神器，急急地下去。像夜

自己一樣黑的兩匹馬立在門口，焦躁地搔爬着地，從它們鼻孔裏噴出來的長條的似煙如霧的熱汽蒙住了它們的胸脯。他執住鞍鐙護我上馬；隨即，他只用手在鞍鈕上按一按，跳上了另一匹馬，用他的膝頭緊拍畜生的兩脅，鬆了繮。馬箭一般快地奔向前去。我的馬，生客執住了它的轡頭，也急驅地出發，緊隨着他的同伴。我們吞滅了路程。地面從我們的後面退去像一條長長的灰白的線條，樹的黑色的陰影在我們的兩旁遁去，像一枝潰敗的軍隊。我們穿過一個樹林，如此陰森地，我覺得我的身體是在寒慄的黑暗裏帶着過度的疑懼爬行着。在我們的馬的鐵蹄下從石路上翻飛出來的急雨般的火星，在我們的騎跡中繼續熾亮着，像一種如火的急踪；而且在夜的這個時候有任何人看到了我們倆——他一定認做我們是兩個騎在夜魔上的妖精。妖火永

遠地而且不息地在我們的前面當着路爆出，·鼻鳥在遠處樹林的深處可怖地顫叫着，在那裏我們窺見野貓的燐火般的眼閃着光。馬的鬃毛漸漸愈蓬亂了，汗泛流在它們的脅腹上，從它們的鼻孔來的呼氣艱難而急促地。但當他覺察出它們放慢了步的時候，指揮者從復鼓起它們，用發出一種奇異的，喉音的，怪怖的叫喊，於是狂怒地又恢復了急馳。終于旋風似的賽跑結束了；巨大的黑的一簇，透射出明亮的燈火點點，突然豎立在我們前面，我們的馬的足蹄在一條堅實的木吊橋上回響得更響，我們騎行在一個宏偉的拱廊下，拱廊是黑魘魘地在兩支巨大的塔間張着口。某種極大的刺激顯然統領了這個城堡。僕役們帶着火炬在天井裏來來往往的穿行，而在上面，燈光忽上忽下地從這樓上到那樓上。我只模糊不清地瞥見這宏大的建築的一堆和一簇一

一柱子，拱廊，樓梯，階梯——一種配得上仙界的構造，有王家的奢麗和鬼靈的巍峨。一個黑奴——就是從前從克蘭麗蒙特帶袖珍本給我的那個人，我立刻便認識他——走近來幫我下馬，於是管家，穿着黑絲絨，頸上挂一條金鏈，上來會見我，拄着一根象牙杖。大的淚珠從他的眼睛滴下，流過他的頰和白鬚鬚。“太遲了呵！”他喊道，憂鬱地搖他的恭敬的頭。“太遲了呵，牧師先生！但你雖不能救拔這個靈魂，你來至少可以陪伴這個屍體。”

他挽了我的臂領我到死者的室裏。我沒有比他哭得不傷心，因為我已經知道死了的不是別人，正是那個我如此深刻地，狂熱地戀愛過的克蘭麗蒙特。床腳跟擺一張禱告棹；一種淡藍色的火焰在一個銅盤裏閃動着，一種蒼白色的，蠱惑的光充滿了全室，這裏或者那裏間或顯露出

像具或簷角與突面，在桌上一個雕刻的瓶裏有一枝萎謝了的白玫瑰，它的葉子——除了一張還留着的——全都萎落了，如同流到瓶腳邊的香淚。一個破了的黑面具，一把扇子，和各種改裝的東西，是放在一把靠臂椅上，證明死者是在突然間，無聲無息地走入了那個富麗的宿所。不敢把我的眼睛瞥在床上，我跪下去開始重復背誦死人的讚美歌，非常熱誠地，感謝上帝把墳墓放在我和這個女人的追想當中，因此我以後能夠在我的祈禱裏唸她的名字，如同一個彼死永遠超拔了的名字。但我的熱誠漸漸痿弱下去，我意識地墮入一種幻想的狀態裏。那個室子並不帶着一間死人的室子的象徵。代替臊腥的，屍臭的，我在這種喪儀時慣聞到過的氣味，一種沉醉的東方的薰香的氣息——我不知道是女人的什麼愛慕的香氣——在溫暖的空氣裏軟軟地浮

過。那蒼白的光線並不像是在屍首邊照着的黃色閃動的守夜的細燭，而像是一種預備淫樂的黃昏的幽暗。我想到這個奇異的命運，能使我再見克蘭麗蒙特却正在她已永遠別我而去的時光，一聲悔恨的嘆息從我的胸口漏洩出。這時候我彷彿覺得有一個人在我的後面也在嘆息，我旋過頭去看。這不過是一個回聲。但在那個時光我的眼睛落在他們到現在還避開的死人的床上。紅的錦帳，綴着一大朵一大朵的繡花；用金元寶挽鉤起，讓我看到美麗的屍體，直伸伸地躺着，雙手交貼住她的胸膛。她是被一塊眩目的白色的紗布裹着，和挂帳的暗紫色成一種強烈的反照，而且是如此美好的一種織物，一點沒遮住她的身體的動人的形態，可讓眼睛追逐這些輕廊綫——像一隻天鵝的頸子似的顫動着——那連死都不能剝奪她的柔軟的秀態。她像是被

一個妙手的雕刻家雕成的，置在一個皇后的墓上的大理石像，有如一個微睡着的處女，在她上面無聲的雪已織就了一個白潔無瑕的網幕。

我再不能繼續我的祈禱的強迫歸態。壁龕間的空氣迷醉了我，半謝的玫瑰花的熱病似的香氣正刺激着我的腦，於是我開始在室子裏上上下下地不停地踱步，每次轉身時，在屍榻的前方停一會兒，去默察躺在它的殮衣的透明下的秀美的屍體。狂亂的幻覺擁擠到我的腦來。我對自己想道：她或許可不是真的死了；或者她只是假裝着死，為想帶我到她的城堡裏來的目的，來告白她的愛。有一個時候我甚至想我看到了她的足在被單的白色下移動了，隨即輕輕地擾亂了殮衣的長而直的褶襞。

這時候我問我自己：“這可是真的克蘭麗蒙特麼？這是她我可有什麼證據？那個黑奴不可以

換做別一個貴婦人的服役麼？真的，我一定將要發瘋了，這樣地拷問我，磨難我自己！”但我的心用一種猛烈的跳動回答：“這是她；真的是她！”

我又走近床，用雙倍的注意把我的眼睛看在我懷疑的對象上。阿喲，我可一定承認這個麼？體態的美妙無比的整齊，雖然被死的陰影神化和純化了，使我感到比以前它使我感到的更爲狂醉，而且那偃臥如此地確肖微睡，一個人究易誤會它是這樣的。我忘記我來那裏是去行一種死喪的儀式的；我彷彿以爲我自己是一個年青的新郎，走入新娘的房子裏，新娘是很守禮地蒙住她的美麗的面龐，而且由於怕羞，想把她的身體全部幕遮起來。悲痛得心要破裂，又希望得要發狂，恐怖和快樂同時顫抖着，我屈身向她，握着被角。我的脈綫如此劇烈地跳動着，我覺得它們是絲絲然地響到我的太陽角裏了，汗像河流似

的從我的前額湧出，彷彿我舉起了一個巨重的大理石片。在那裏，的確的，躺着克蘭麗蒙特，甚至像我授我的牧師職的這天在教堂裏看到過的她。她沒有比那時候缺少動人。對她，死像不過是一種最後的風情，她的面頰的蒼白色，她的嘴唇的不大明朗的肉紅色，她的長長的睫毛垂下，而且對於那白皙的皮膚浮現出它們的暗色的流蘇，使她成爲一種難形容地感人的容貌，悲慘的真潔和心靈的痛苦；她的長長的鬆散的頭髮，依舊紮着幾朵藍色的花，替她的頭造就了一個光亮的枕头，而且用它的濃密的環髮幕住了她的肩的赤裸；她的美麗的手，比天使還要更潔白更透澈，合着在她胸膛上，含一種虔誠地安息着和無聲地祈禱着的姿態，這用以去反駁那一切的——她的還沒有卸去珠鐲的裸露的臂膊的渾圓和象牘光澤，在另一方面或者可以認作是太風

騷了——即使在死後。我繼續呆呆地想，我愈察看，我不能使我自己相信生命是真的永遠離棄她的美麗的肉體了。我不知道這還是一種幻感，或者是一種燈火的回照，但我彷彿覺得血液又開始在她生命消歇的蒼白下流轉起來，雖則她還是一點沒有動靜。我輕輕地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臂上；手是冷的，但並不比那天教堂門口觸着我的手時更冷。我恢復原位，我的臉脣吻着她，於是她的臉頰浴在我的眼淚的溫熱的露珠裏。呵，多麼傷感的絕望和無望，多麼不能言宣的痛楚，我在那長時間的伴守時所忍受着的！徒然地，我願我能夠把我的全個生命聚做一團，那我可以全贈給她，把毀蝕着我的火焰吹入她的寒顫的遺體裏。夜邁進着，我感覺到永恆的分離的時光近來了，我不能反抗我自己這個憂鬱而甜蜜的快樂，在她，做過我唯一的愛人的，的，死唇

上印一個吻……呀，奇事！一個幽幽的呼吸它混和着我的呼吸，克麗蒙特的嘴在回答我的吻的狂熱的壓迫。她的眼睛張開了，帶着它們原先有的光彩閃爍着；她發一聲長的嘆息，於是拆開她的手臂，伸過它們抱住我的頸，含一種不能言述的歡樂。“呵，是您呵，羅滿特！”她低聲說，聲音像一個管籥的餘韻幽然入妙。“有什麼使你不爽快麼，最親愛的？我等待您如此長久了，因而我死了；但我們現在是聯姻了，我能夠看見您和拜訪您。別了，羅滿特！別了！我愛您。我想告訴您的就只這個，而我將返還您您的吻在剎那間喚回來的生命。我們不久會再見的。”

她的頭倒後生，但她的手臂還箍住我，彷彿堅留我似的。一陣狂烈的旋風從窗子裏突然吹來，吹入屋子。白玫瑰殘賸的最後的一葉在花枝上極度地跳躍了一會兒，如同一隻蝴蝶的翅，旋

即它自己脫落了，飛過開開的窗子，帶同着它克蘭麗蒙特的靈魂。燈熄滅了，我意識地倒在這個美麗的死屍的胸脯上。

當我恢復我的神知的時候，我是臥在長老會裏的我的小房間裏的床上，而前任牧師的老年的狗正在舐我的垂在被外的手。巴巴拉全身抖動着，因為年齡高又焦急，正在屋子裏忙，打開關着的抽屜，和倒粉入玻璃杯裏。看到我張開我的眼時，這個年老的婦人發出一聲大喜的叫喊，狗銳吠着並搖動它的尾巴，但我還如此疲強，我連一句話都不能說，我輕輕地動一下。在後我知道我這樣地躺了三天，除了微弱的呼吸之外，沒有一點生命的證據。這三天是不算在我的生命以內的，我也不能永遠測斷在這三天裏我的精靈離開到了那裏；關於它們的無論那一點我都沒有回憶。巴巴拉告訴我就是那銅青膚。

色的人，他在我離開的那晚上到長老會裏來尋我，在第二天早晨他把我帶了來，在一張緊閉的昇床裏，以後即刻走了。當我漸漸能夠收聚我的散亂的思想時，我在我的心裏評判那命運造成的一夜的全部情節。起初我想我是做了某種藝術的犧牲，但不一會兒別個真實而自明的情節的回憶來阻止那個猜測。我不能相信我是做夢，因為巴巴拉和我同樣的看見過那奇異的人和他的兩匹黑馬。而且能夠確鑿地說得出他的形狀和服式的每一部份。然而似乎沒有一個人曉得鄰近的任何城堡，可符合那敘述的我第二次找見克蘭麗蒙特的。

一大早晨我發現塞萊賓教士是在我的室裏。巴巴拉通知過他我病了，於是他非常迅速地跑來看我。雖然這個迅急在他方面是證明他的對我的一種親切的關念，可是他的來訪並不使

我快樂，如同它應該會使我快樂的一毛。塞萊賓教士像有點偵察和訊究似的，在他的注見裏，那使我感到很不安。他的來臨使我充滿煩擾和一種罪惡的自覺。他第一眼便卜知我的內心的困惱了，我因他的明察如神的眼力，我恨他。

當他用假裝誠懇的語調問我的康健時，他一動不動地釘住他的兩隻大而黃的獅子眼在我的身上，他的視線刺入我的靈魂裏同一個測量錘 (Soundir glead) 一樣。隨後！問我我如何管理我的教區，在這教區裏我可高興不高興，如何消遣閒暇的時光，當牧師底職務中間容許我時，我可認識了此地的許多居民，什麼書是我愛讀的，和這種別的許許多多問題。我回 這些問話，能怎麼簡截更這麼簡截，而他，不老等我的回答，迅速地從這疑題問到這疑題。那談話顯然和他真正要說的並無一點子關連。終于，沒有什麼預

告，祇像背誦一段他剛記到的新聞，怕不如此後來便要忘記似的，他突然說，一種清楚的震動的聲音，像最後的裁決的號筒似的在我的耳裏震響。

”大名鼎鼎的娼妓克蘭麗蒙特在幾天前死了，在一次八日八夜的縱宴終了的時候。這好像是地獄底地富麗。毘爾夏柴 (Belshazar) 和 克利屋派屈拉 (Cleopatra) 的筵宴的罪惡又在那裏發現了。仁慈的上帝呵，我們活着的是怎麼的一個年頭？賓客們是被說一種頭懂的話的黑奴們倍侍着，那些黑奴在我看來是同真的魔鬼一樣。在他們當中的極少數的號衣是可以用作一個皇帝的筵服 (Gala-dress) 的。關於這克蘭麗蒙特常常有非常怪異的故事傳出來的，她的所有的情人往往到一個暴烈的或淒慘的結果。人們老說她是一個吃人肉的魔鬼，一個雌的 Vampiræ

(吸血鬼)；但我相信她是瑟爾詞伯自身以外並不是什麼別的。”

他停住說話開始較先時更注意地觀察我，彷彿在察看他的話的對我的影響。我禁不住驚訝，當我聽到他說出克蘭麗蒙特的名字，和這件她死的消息，再加因它和我所親見的夜裏的情景符合的緣故，它使我苦痛，我充滿着一種憂悶和恐怖，在我的臉上漏洩出，無論我大大的努力想裝出平靜。塞萊賓用一種焦灼的嚴肅的目光注視着我，旋啓齒道：“我的兒子，我得忠告你你正站立在探淵峭壁上；當心落到裏面去。撒旦的爪是長的，而墳墓每每不是真同墳墓一樣靠得住的。克蘭麗蒙特的墓碑應該埋下去蓋上三層封皮，因為，如果傳說是可靠的，她死了不祇這第一次了。願上帝訶護着你，羅滿特！”

於是說過這幾句話，這牧士慢慢地走向門

去。我從那時候再也不看見他了，因為他匆遽間便出發到S——去了。

我漸漸完全恢復了康健，重做我的日常的職務。克蘭麗蒙特的回憶和老教士說的話永永是在我的心裏；雖然沒有非常的平件發現去證實塞萊賓的埋葬底猜測，我可漸始相信了他的恐慌和我自己的恐怖並非過於鋪張的，當一夜我做了一個奇異的夢時。我再睡不着的，當我聽到我的床帳拉開來，帳環在帳桿上溜到後面去似的，像有一種尖銳的聲音。我迅速地仰起身來，看到一個女人的影子直立在我的前面。我立刻認得是克蘭麗蒙特 她手執着一盞小燈，樣子做的同擺在墳墓裏一樣，而它的光線使她的手指成爲一種玫瑰紅的透明，那透明逐漸減少直到她的赤裸的臂膊的不透明和乳白色處。她唯一的現裝是她臥在屍床上裹着的這塊麻紗的

屍布。她想把它的褶襞聚疊在她的胸口，像怕難爲情似的，因爲穿的這樣少，但她的纖手是不配做這苦工的。她是如此的潔白，在蒼白的燈光下布的颜色和她肉的颜色混和了。包裹着這明澈的織物，透露出她身子的整個的外形，她倒像是某個美麗的口古浴女的大理石像，不像是一個稟有生命的女人。但不論死和活，石像和女人，影子和人身，她的美還是一樣，祇有她的眼睛的綠光減了些明亮，和她的嘴，曾經是如此溫熱地紫紅色的，僅染着一點子模糊而微弱的玫瑰紅了，同她的臉頰一樣。我注意到過的紫在她髮裏的這朵籃色的小花枯萎了，所有的葉子幾乎全都不見了，但這個並不妨害她的動人——如此動人地，不論她來的奇突，走入我室內莫名其妙的，我並不覺得，即使在一剎那間，最小的一點子恐怖。

她把燈放在桌上，坐身在我的床腳邊；隨即俯向着我，她說，用那種同銀音一樣的清亮同時又似鵝絨的甜軟的聲音，我彷彿從任何人的嘴唇從沒有聽到過的；除出她的：

“我使你等待得長久了呵，羅滿特，你一定以為我忘記了你。但我來從遙遠的地方十分遙遠的，從一塊別人到如今還沒有回來的陸地。在我來的那陸上沒有太陽也沒有月亮：就祇空間和影子；沒有大路也沒有小徑：沒有腳走的地，沒有翅飛的空氣；可是終于在此地看見我了，因為愛是強過死，到末了總要戰勝他的。呵，我在我的來路上看見了多麼沉鬱的臉孔，和多麼可怖的東西！多麼困難呵，單靠着意志的權威回到地球來，我的靈魂找尋它的屍體，把它復入它裏面去！在我舉起他們蓋住我的板片以前，我多麼可驚的費力！看，我的可憐的手掌全被壓碎了！

‘你吻吻它們吧！可愛的愛人，它們會被醫好的！’

她將她的冰冷的手掌放在我嘴上；更次地。我吻了它們，的確的，許多次，而她在這時候注視着我，含一種不能形容的感激底微笑。

我承認是我的慚愧，我完全忘記塞萊賓牧士的忠告和我被授給的神聖的職責。我已沒有抵抗地墮落了，而且在第一次的攻擊。我連最少一點子的努力都沒有做出；去抗拒誘惑。克蘭麗蒙特的皮膚的涼爽穿入我自己的皮膚，我感到肉慾的顫動通過了我的全身。可憐的孩子！不論以後我見到的一切，我還難能相信她是一個魔鬼；至少她沒有是這樣的外表，撒旦從不能如此巧妙地藏過他的爪和角的。她縮起了她下面的足，蹲坐在床沿上，帶一種滿含脫略的風情的態度。她屢屢遞過手來摸摸我的髮，把它捲成一鬆鬆的，彷彿在試驗如何一種新的樣子戴着它會

適宜於我的面貌。我放縱我自己在她的手裏，帶着極度的邪樂，當她用最美麗的瑣語伴同着她的雅馴的戲弄時。最可注意的事實是這個，即使在這樣怪異的一樁突如其來的事件，我竟一點也不感到驚駭，而如同在夢中，一個人毫不困難地把最荒誕的事件看作平凡的事實，因此這一切的情節在我看來完全是自然的本有的。

“我在看見你以前，我愛你長久了，親愛的羅滿特，而且找遍了你。你是我的夢，而我在命定的時光在教堂裏第一次看見了你。我即刻說，他是呵！”我給了你一瞥，在這一瞥裏，我投入了我對你從前懷着的所有的愛，我現在懷着的所有的愛，將來會對你懷着的所有的愛——能貶下一個教皇或使一位帝王在朝臣衆目共視之前跪在我的腳邊的一瞥。你依然無所動於心，你愛你上帝比愛我更愛！

“呵，我多麼嫉妒你愛過的，還比愛我更愛地愛着的上帝！”

‘我哀傷，我是一個不幸福的人！我將永不能使你的心全個向我自己了，我，你用一個吻喚回她的生命的——死克蘭麗蒙特，她爲了你的緣故打開她的墓門，而且僅爲使你快樂，來把她剛恢復的一個生命獻給你！’

她的全部的話是夾雜着最熱烈的柔情的，它迷惑了我的意識和我的理知到這樣的一個程度，使我不怕去發出一句可驚地褻瀆的話，爲安慰她的緣故，於是我宣告我愛她同愛上帝一樣。

她的眼睛又同翡翠般的燃燒並發光了。“真的麼？——非常真的麼？——同愛上帝一樣”她喊道，突伸出她美麗的手臂抱着我。“因爲是如此，你可同我來；你我隨我到我愿意去的無論什麼地方。你會拋棄你的醜陋的黑色的故態。你定

成爲最可驕傲的最可羨慕的，在風流公子的隊裏；你可做我的情人！去做克蘭麗蒙特的認可的情人，他連做一個教皇都不要的，那會是多麼可驕傲的事情呵！呵，美滿的，不能形容地快樂的生存，美麗的黃金生涯，我們將一同享受着呵！那末我們什麼時候出發，我的可愛的先生？”

“明天！明天！”我在我的迷狂中喊道。

“明天，那末，就算這樣！”她回答。“在這當中的時間我可有機會去更換我的服裝，因爲這固太亮了一點 而且斷不宜於一個水程的。我也立刻通知我所有的朋友，他們相信我死了，爲我絕頂地悲悼着的。錢，衣服，車子——都會預備好的。我在那個時候會來叫你。再會，愛人！”於是她輕輕地用她的唇摩觸我的前額。燈熄了，長子又闖攔來，一切變成黑暗；一個沉重的無夢的瞌睡降落到我，使我無知無覺地直到第二日

早晨，

我比平常醒的遲，而這簡單的闖入的事件的回憶擾了我終日。我末後逼我自己相信這不過是我的熾熱的幻想的浮焰。然而它的意識底是如此生動地，難使我自己相信這不是真的，而且我將遇到的並不沒有什麼預感，我終于躺到床裏去了，在祈求上帝從我這裏驅遠一切惡魔的思想，和保護我的睡眠的清貞之後。

我不久睡的很濃，而我的夢又繼續下去了。帳子又分開來，我看見了克蘭麗蒙特，不像從前所看到的，蒼白地裹着她的蒼白的殮衣，在她頰上帶着死的紫羅蘭，而是高興的，活潑的。儀態萬方，穿一套華麗的綠絨旅行服，壓着金邊的，兩邊束起讓緞裙露見。她的秀美的頭髮從一頂廣大的黑呢帽下露出，成一個個濃密髮髻，飾着怪異地紮就各式樣子的白羽毛。在一隻手裏她

執着一根小馬鞭，末端是一個金做的叫子。她用這個輕輕地擊我，於是叫道：“喂，我的好睡的人，這個是你做你的預備的樣子麼？我以為我會看到你起來穿好衣服了。快起來吧，我們沒有時間可猶豫了。”

我立刻從床裏跳了出來。

“來，穿好你自己，可讓我們走，”她接着說，旨着她帶在身邊的一個小行囊。“馬在等得不耐煩，在門外嚼着馬口鐵了。我們應該在這時候至少離開此地三十里路了。”

我匆忙地穿我自己，她把她自己的服飾一件一件地遞給我，對我的笨拙時時發出大笑，她把衣服的用法解說給我聽，當我穿錯了一次的時候，她匆忙地理我的髮，理好了後，在我面前^地起一個維納司水晶的小手鏡，邊鑲着銀線細^的，逗弄地說：“現在看你自己怎麼樣了？肯履

我做你的跟隨麼？”

我再不是同一的我了，我連自己都不認得了。我比我從前的自己不過像一個一塊石頭樣的完整的偶像。我的舊貌只好同在鏡子裏及映出來的一個粗陋的圖畫。我是富麗的了，我的虛榮心被這變裝搔得癢癢地。那精緻的衣服，那華飾的外套使我變成了一個完全兩樣的人物，我詫異改移的權威是為剪成某種樣子的幾碼布所把有。我的服裝的情趣刺感着我那皮膚，在十多分鐘之內我已漸像一個花花公子了。

因為穿着我的新衣服要覺得更舒服點，我在屋子裏上上下下地繞了幾個圈子。克蘭麗蒙特注望着我帶一種母親底快樂的神態，顯出對於她的工作非常滿意。“來吧，這個小孩子的玩意兒夠了！讓我們動身，羅滿特，親愛的。我們得走遠路，我們將不能按時到那裏了。”她執住我

的手導我向前。她觸了一觸所有的門都開了，我們走過狗的旁邊，沒驚醒它。

在門口我們看到馬弗立脫等着，就是那向淡黑色的曾經一度做過我的護送的馬夫。他執着三匹馬，都是像帶我到城堡去的幾匹一樣黑的，的韁繩——一匹是我的，一匹是他的，一匹是克蘭麗蒙特的。這些馬一定是西班牙種，產自被一陣西風結了胎的牝馬，因為它們是同風本身一樣迅快。在我們出發時纔升起的月亮一路照着我們，轉過天空像一個離開她的車身的輪似的。我們看見她在右首上面一株樹一株樹地躍過，爲要勉力跟上我們，弄得她自己氣都透不過來。不久我們到了一個平原，在那裏，被一個叢林當住了，一輛強壯的四匹馬的車子在等着我們。我們走入林子，馭者催他們的牲口狂奔疾馳起來。我一隻手臂抱着克蘭麗蒙特的腰。她的一

隻手緊抱着我的；她的頭伏在我肩上，而我接觸到她的胸，半裸的，輕輕地壓住我手臂。我從沒認識過這樣的緊張的愉快。在那個時候，我忘記了一切，再不記得我曾經做過一個牧師，同我不記得我在我母親的胎裏做過了什麼一樣，魔鬼在我上面做下的蠱惑是多麼偉大呵。從那夜起我的性格似乎像分做兩半了，在我的內心裏有兩個人格，它們當中沒有一個認識其他一個的。在一個時候我相信我自己是一個牧師，他夜裏夢着他是一個紳士。在另一個時候，我是一個夢着地是一個紳士的牧師了。我再不能分析夢和真實，我也不能辨明真實在那裏開始或夢在那裏終止。這美好的年青貴族放肆地嘲笑牧師，牧師憎厭年青的貴族的放浪的態度。兩個螺旋糾纏着而且互相攪亂着，可是從來不接觸 會產生出一種我活着的這兩個端的生活的美麗的現

象。不論我的心境的奇異的性質，我不相信我曾傾向，即使一瞬間，到瘋狂。我的兩重生活的一切感覺我永遠保有着極度的清楚生動。只有一樁矛盾的事實我不能對我已能說——那就是，同一個體的知覺會存在在性格如此相反的兩個人之中。這是我不能判明的一種變態——我還相信我自己是C地小村子的牧師呢，還是Je Signor Romualdo——克蘭麗蒙特賜名的情人呢。

隨它怎麼樣就怎麼樣吧，我活着，至少我相信我活着，在維納司。在這場荒誕的事情裏我從沒有辨清多少是幻念，多少是事實。我們住在加拿里屋城堡上面的一所宏大的宮殿裏，充滿着壁畫和雕像——而且內有二張鐵撒納(Jigiano)。意大利維納司城的畫家，一四七七年——一五七六年——譯者。)派大手筆的最名貴的畫，挂在克蘭麗蒙特內室裏⁴。這是一所足比得上一

個皇帝的宮殿。我們各人有我們的gondolo (維納司城的一種船 譯者。)穿着家常的號衣的barcerolli(船夫),我們的音樂室,和我們特約的詩人。克蘭麗蒙特常常住在一個宏麗的Scale(塔梯)上面;有點類乎克利屋派屈拉的,在她的性格裏面。至于我,我有一個王家子弟的侍從,我被尊待着,敬崇得如同我曾經是最平和的天國中十二門徒,或著四大福音的四個人當中的一個的後裔。我連圖傑(the doge)都不會讓開給他走過,我不相信因撒旦從天上降下凡來,任何的動物會比我更驕傲,更盛氣凌人。我走到娛樂場裏去,玩着像絕對屬於陰世的一種運命的把戲。我會着全社會裏的大部份的人——破落戶的子弟,戲院裏的女人,狡猾的棍徒,阿諛者,豪強的惡霸。但我不知道這一類生活的縱樂,我永遠保持着忠信於克蘭麗蒙特。我發狂地愛她。

她鼓動起滿足的快意了，鎖住了反覆。有了克蘭麗蒙特賽過有二十個情婦；不錯，佔有一切的女人們；如此靈變的，如此多態的，新的風情如此明媚的，這一切都是她本身所有的——正像一只變色蟬蛇(chameleon)，實在的。她使你和她犯下了不信上帝的罪，你也會和別個女人犯下的，她只消學得好似乎取悅於你的女人的性質，誘惑力，美麗的儀態。她一百倍報答我的愛，而年青的貴爵，和即使是“十人議會”的元老向她提出最莊嚴的意見是徒然的。一個Foscarì 甚至於提議娶她。她拒絕了一切的他的提議。金子她是富足的。她再不歡喜任何東西了，除了愛——一種青春的，純潔的，被她自己所喚起的愛，而且那得是一種初次的又是末次的熱情。我該得是完全快樂的了，如果沒有一種每夜歸來的可咒詛的惡夢，而且在那裏面我相信我自己

是一個可憐的村牧師，爲我的在白日時的放蕩實驗着禁欲和懺悔。被我和她不變的牽連壯了心，我從不想開去，想到我成爲和克蘭麗蒙特認識的奇異的情形。但塞萊賓教士的關於她的話常常在我的記憶裏復現，而且從不曾停止使我不安。

過了些時光克蘭麗蒙特的康健不似平常一樣的好了；她的皮色一日一日的蒼白下去。她叫來的醫生們測度不到她的病症的性質，不知道這樣對付它。他們都開了幾個無效驗的藥方，而且再不去叫第二次的。她的蒼白，然而，顯著地擴增起來，並且她漸漸冷下去，直到她幾乎白而且無生氣如同在不知名的城堡裏那可記念的一晚的一樣。我不可言宣地悲痛和憂慮，看到她這樣慢慢銷亡下去；而她，被我的憂傷所感動，對我又和藹又憂鬱地微笑，用那種使人感到他們

一定要死的黯然的微笑。

一天早晨我坐在她的旁邊，在密放在身邊的一張小檯子上用早餐，如此我可以一刻兒時光都無須離開她。在切削某種水菓的動作裏我不料在我手指上着了深深的一刀。血立刻紫色的一小顆地一小顆地湧了出來，而且有幾點濺在克蘭麗蒙特身上。她的眼睛閃閃發光，她的臉孔突然現出一種又兇悍又貪喜的表示，我在她這裏從前從沒有看出過的。她從她的床上跳出來，用動物底靈捷——這靈捷，猶如，一隻猴子或一隻貓的——跳到我的創口上，她開始去吮，帶一種難形容地快樂的神氣。她把血嚥下去，一小口一小口地，又慢又謹慎地，像一個鑒賞家嘗着從Xeres或Syracuse來的一種酒一樣。漸漸地她的眼皮半闔攏了，他的綠眼睛裏的眸子變成長圓的而不是圓圓的了。過了些時光她因吻我

的手，停了停，接着她重又接迫她的嘴唇在創口上，想去驅出紅紅的再幾滴來。當她覺得血不會再來了，她起來，眼睛水亮亮地，比一個五月的清晨還更玫瑰紅；她的臉龐又豐滿又新爽，她的手又溫熱又潮潤——美好地，較從前更美麗，而又精神充足地。

“我不會死了呵！我不會死了呵！”她叫道，貼住我的項頸，高興得半瘋狂了。“我能夠愛你，即使愛許多時光。我的生命是你的，我有的一切都是來從你的，你的富而且貴的幾滴血，比較世界上所有的長壽酒更珍貴更有力量，把生命給回了我。”

這幕情景長駐在我記憶裏，引起我關於克蘭麗蒙特的驚奇的疑惑；而在同一晚上，酣睡運我到長老會裏的時候，我看到了塞萊賓教士，神色比平常更嚴重更躁急。他注意地望着我，鬱鬱

地叫道：『失了你的靈魂還不滿足，現在你更願意去失却你的身體。可悲憐的少年人，多麼可恐怖的一個境地你墮入了呵！』他說這些話的語調有力地感動了我，但無論它的生動，連那個印像都不久消散了，許多別的念頭塗抹了我的心。末後一個黃昏，我望着一面鏡子裏，它的叛逆的地位她沒計算到的，看到克蘭麗蒙特在做着倒一種藥粉入一杯加味酒裏，這個她在我喫食以後老慣了的。我舉起杯，佯裝拿到我口邊去，隨即放在最近旁的傢具上，彷彿打算在我空的時候吃完它。趁着一忽兒的時光，當美人轉過背時，我把杯裏面的倒在桌下，以後我便歸到我的寢室裏，上了床，決意不去睡着，只去察看這個祕密究竟有什麼後文。我沒有等的多長久。克蘭麗蒙特穿着她的睡衣進來了，脫去了她的衣服以後，爬進床來臥在我旁邊。當她審知我已睡着了

的時候，她裸開我的臂，從她的髮際拔出一支金針，開始用一種低低的聲音喃喃說道：

『一點滴，祇一點滴！在我的針端的一粒紅寶石……因為到今還愛我，我一定得不死呵！呀，可憐的愛人！他的美麗的血，如此明紫地，我一定得飲它。睡着吧，我唯一的寶寶！睡着吧，我的上帝，我的孩子！我定不會傷害你的；我只取你的生命，我必須我自己保有着它使永遠不熄滅。但我多麼愛你，我可容易解決，去有別的情人們，他們的血管我能夠吸盡的；但從我認識了你，一切別的男子們在我變成可憎厭的了……呵，美麗的手臂！我如何敢常刺戳這嬌美的藍色的血管！』而她在這樣喃喃對她自己唸着的時候，她哭了，而我覺出她的淚雨般的落在我臂上，當她用她的手緊握着它時。終於她下了決心，輕輕地用她的針刺了我一下，開始去吸起從這地

方滲出來的血。她嘔了僅僅幾滴，使我疲弱的恐懼立刻捉住了她，於是她小心地在我的臂縛上一條小帶子，在用一團藥膏擦我的傷口以後，這個卽刻使它收了創。

遠疑是不可能的了。塞萊賓教士是對的。然而不論這個肯定的認識，我不能終止愛克蘭麗蒙特，而且我喜我自己的慷慨，給了她她爲維持她的製造的生命所需要的血。並且，我感到的祇對她有一點子怕。這個女人像對我替吸血鬼辯護，而這個我已經聽到過而且看到過了，足夠使我完全相信的。在這幾日裏我有充溢的血管，目下是不會很容易吸盡的；因此我可不必替我的血立契約，一滴一滴地。我甯願自己裂開我手臂裏的血管，向她說：『飲吧，願我的愛人拿我的血滲透你的全身！』我謹慎地老避免着略一提及她替我預備的麻醉飲料，或關於針的事件，我們住

着非常和諧地。

可是我的牧師底地懷疑開始比往常更磨苦我，而我是在一種迷亂裏，妄想我能夠創造怎麼的一種新的懺悔，用以去制克我的肉體。雖然這些幻情是非自主的，雖然我沒有真正參與過關於它們任何事情，但我不敢去接觸基督的身子用如此不純潔的手和被這樣的誘惑姦污了的一顆心，不論它是真或是幻。爲想竭力免避墮入這些疲弱的幻夢的感應之中，我勉強防止我自己被睡眠所克服，盡我的平生之力；但瞌睡的塵埃終于照常磨集在我的眼上，覺得一切的反抗是無用了，我不得不讓我的手臂落下，當絕望的疲弱到了極頂時，於是睡眠的流會重帶了我去到不信不義的岸。塞萊賓用最急切的訓告向我諫說，嚴厲地責備我我的柔弱和缺乏熱心。結末，當我比往常更悲慘的一天，他對我說：『只有

一條路你能夠從這不斷的苦難裏得回你的信仰，雖則這是一種最激烈的手段，這可是一定會生效驗的；烈性的病需要烈性的藥。我知道克爾麗蒙特埋在那裏。這是必須的，我們去發掘她的遺體，而且你將看到你的愛人是多麼一種可憐相的東西。以後你可不再被誘惑去失掉你的靈魂，爲了一個被爬蟲喫着的，行將粉裂作塵土的不清潔的屍體。那才真正能把你歸還你自己了。』

在我一方面，我因這兩重的生活如此困累了，我即刻答應下來，希望去撥開疑竇，證實到底是一個牧師還是一個紳士做那蠱惑的犧牲的。我變成十分堅決，爲他一個的利益起見去殺却我肉心的兩人當中的一個也好，都殺却也好，因爲這樣可怖的一種生存是不能維持久長的並且禁受不住的。塞萊賓教士自己備了一柄鏟子，一根槓杆，和一盞燈籠，在夜半我們上了我們的索往

口的墓地，方位和地點是他所十分習熟的。朦朧的燈籠指射出光線在幾穴墳墓的碑銘上之後，我們終於來到一塊極大的石板上，一半被蔓草埋沒和被苔蘚類寄生植物所侵蝕了，在那上面我們釋明了墓銘的分開的行句：

此地臥着克蘭麗蒙特
她在她生前被譽揚作
女中最美。

(Ici git Clarimonde
Qui fut de son vivant
La plus belle du monde)

“無庸疑的是此地了，”塞萊賓喃喃說，放他的燈在地上，他盡力把槓杆的一端插入墓石的邊緣的下面，着手去起它起來。石塊移開了，他用他的鏟子繼續工作。比夜本身更黑暗更沉寢，我站在旁邊看他做着，當他，俯作着他的慘談的

苦工，流着汗，喘着氣，而他的難透過來的呼吸彷彿使堅澀的音調成爲臨死的急語。這是一幕怪悖的情節，使任何人們不沒有看到我們，他們將確認我們是褻瀆神的惡漢或是盜葬物者，而不會認我們是上帝的牧師的。在塞萊賓的熱心裏有點像兇悍和暴厲的東西，使他態度不像是一個使徒或一個天使底的，而是一個魔鬼底的而且他的巨大的老鷹臉孔，含着它的非常嚴肅的容貌被燈光顯出像信仰極堅強地，似乎有可怕的東西在這裏面，這個更增加了這不高興的念頭。我覺得一陣冷汗在我的前額上一大粒一大粒地流出來，而我的頭髮被一種醜惡的恐怖直豎起來，在我自己的心的深處我感到這個嚴肅的塞萊賓的舉動是一種可增鄙的褻瀆；我能夠議告一個三角火會從黑雲，濃密地在我們上滾動着的，的臟腑裏出來，把他燒成灰燼。在柏

樹間躲宿着的梟鳥，被燈的閃光驚起，屢屢對着燈飛來，對着燈的玻璃片拍它們的翅膀，發出悲悼的哀傷的叫聲；野狐在遠遠的黑暗裏狂啼，和許許多不祥的聲音從沉寂裏自己擴散開來。終於塞萊賓的鋸子擊到材身了，使它的木板回應出一種沉着響亮的聲音，當空虛被敲擊時發出的那可怖的聲音。他旋離而且裂去了蓋子，於是我看到了克蘭麗蒙特，蒼白得如同一個大理石像，交合着手；她的白屍布掩着她從頭到足僅只一褶疊。在她無色的口嘴的一角上一粒小小的紫紅滴閃着光像一顆露珠似。塞萊賓，看到這個像景，突然大怒：『哈，你在這裏，鬼！淫穢的娼妓！血與黃金的吸飲者！』於是他灑聖水在屍首和棺上，做完這個以後，他用他的灑水器畫了十字記號。可憐的克蘭麗蒙特一被聖水觸到，她的美麗的身體立時化作塵土，變成只一掬無形。

的可怖的餘燼和半燒殘的骨頭。

“看看你的情婦吧，我的羅滿特爵士！”這個殘忍的牧師叫道，一面他指點着這些淒慘的遺骸。“你可容易被這個誘去在“HeTido”上面，或 Furina 同你的美人散步麼？”我用手遮住我的臉，一種巨大顛亂正在我的心裏醒釀着。我回到我的長老會裏，於是這個高貴的羅滿特爵士，克蘭麗蒙特的情人，從他使他交得這樣長久地和如此奇異的一個同伴的可憐的牧師這裏離開了。但只有一次，第二夜，我看到了克蘭麗蒙特。她對我說，同她在禮拜堂門口第一次對我說的一樣：『不幸福的人呵！不幸福的人呵！剛才您做了什麼了？爲什麼聽從那情弱的牧師？您不快樂麼？而且我曾對您有什麼傷害，您須壞辱我的墳墓，並暴露我的空虛的慘相？在我們的靈魂和我們的肉體中間的一切連結從此是永遠斷裂

了。再會吧！您可是將對我抱恨呵！』她在煙氣裏不見了，而我再從沒有看到過她了。

啊！她說的真的不錯。我對她抱恨不止一次了，我到現在還對她抱恨着。我的靈魂的安定如此廉價地被買了去。上帝的愛並不足以去掉換這樣的一種她的愛。這個，兄弟，便是我的年青時代的故事。從不要去注看一個女人‘在外面走走只要把眼睛老釘在地上；因為隨一個人這樣的規矩和謹防謹守，一剎那間的錯誤是足小使一個人萬劫不復的。

十七年九月譯於杭州西湖息廬。

關於死後的愛的想像，哥諦謨曾在他的幾首美體的詩製裏提到過，每含有一種他所特有的香豔動人的意味，這裏附錄的是他的一首，譯者更不散把它轉譯，將英譯文抄在下面。或者使多數的讀者對這篇小說，可多有點認識。

With elbow burid in the clowny pillow

I've lain and read,

Acc through the night, a volume stran

gely written In tongues long dead;

For at my beside lie no deinty slippers,

And save my own,

Under the paling lamp I bear no brea-
thing:

I am alone!

But there are yellow brnises on my body

And violet stains;

Though no white Uampires come with
lips bloodcrimsoned

So suck my vains!

Now I bethink me of a sweet weird story,
that in the dark

Our deal loves thus with seal of chilly kisses

Our bodys mark.

eplying beneath the coverings of our
couches

They share our rest'

And with their dead lips sign their lo
ving visit

On arm and breast.

Darksome and cold the bed where new
she slumbers

I love in vain,

With sweet soft eyelids closed, to de
reopened
Never again.
Dead sheeheart can it be thou hast lifted
with thy frail hand
Thy coffinlid to come to me again
From shadowland?
Thou who, one joyous night didst, pale
and speechless,
Pass from us all,
Dropping thy silkenosk and gift o
feowers
Amidst the ball?
O, fondest of my loves, from that far
heaven
where thou must be,

Hast thou return to pay the debt of
kisses
thow owest me?

譯 者 贅 言

我並不鼓勵人家去欣賞什麼美，但美的文章我總喜歡讀；有時為娛樂自己，也想譯它點。這篇短文的譯成，動機便是這樣。

哥諦藹這個名字在許多讀者的心裏定早有了一個細磨細喙的印像，她的生平和著作，用不着我再來多說。我要說的是關於上面這篇小說的幾句話。

“Cearimonde”這個篇名是照 Lafcad s Neasn 和 My. danrt Vemeist 合譯的英譯本改的。原名是“La Mortemonreuse “死之愛”。”

這篇小說的命意似乎不是聊齋誌異一類的訓世文章，它的命意如原題所云，不僅是傳達一種死後的愛，藉文字的美來揣摩死後的愛的理想，也可以說是用死後的愛來完成理想的文字

的美。我們看這篇小說，並不覺得克蘭麗蒙特的吸血的事實有多大恐怖，反覺得對於她的蒼白，死的裝束，和無力的神情有一種更多的動人的誘惑似的。羅滿特牧師的兩重人格，也可以說是一種普遍的描寫，在許多禁慾主義者和反對說起性的人們當中大概都免不了有這些煩惱吧。末後發葬的一段，雖然看了未免覺得風景，但這是做文章的人不得不然的，我們該明白這個，否則容易把文章全篇的意思誤會。

哥諦藹的文章不是一句一句地寫成的，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地綴成的，有一種他所特有的奇色和異香，翻譯是難事，要傳達出這種情味簡直是不可能；加之譯者落筆拙劣非常，其不落花沾泥也幾希。望讀者諒之。

十七年九月於西湖息壤。